

长篇官场小说


曝

吕志勇◎著 BAOGUAN

权力与阴谋交织，金钱与位子纠缠，

阳光暴晒下，它们会怎样发酵。

在国家级媒体的批判下，小乡长李然故我，就在这执着中他步入了更大的副市长、身为亿万富翁的兄长等等都不能助其逃生，面对着矿老板的贪婪、面对着上级的权力，他只有一条路可走。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光

在国家级媒体的批判下，小乡长李蓝竟然依然故我，就在这执着中他步入了更大的漩涡。身为副市长的妻子，身为亿万富翁的兄长等等都不能助其逃生。面对着矿老板的贪婪、面对着上级的压力，他只有一条路可走。在国家级媒体的批判下，小乡长李蓝竟然依然故我，就在这执着中他步入了更大的漩涡。身为副市长的妻子，身为亿万富翁的兄长等等都不能助其逃生。面对着矿老板的贪婪、面对着上级的压力，他只有一条路可走。

曝光

吕志勇◎著

长篇官场小说

BAOGUANG

亿万富翁的兄长等等都不能助其逃生。面对着矿老板的贪婪、面对着上级的压力，他只有一条路可走。在国家级媒体的批判下，小乡长李蓝竟然依然故我，就在这执着中他步入了更大的漩涡。身为副市长的妻子，身为亿万富翁的兄长等等都不能助其逃生。面对着矿老板的贪婪、面对着上级的压力，他只有一条路可走。在国家级媒体的批判下，小乡长李蓝竟然依然故我，就在这执着中他步入了更大的漩涡。身为副市长的妻子，身为亿万富翁的兄长等等都不能助其逃生。面对着矿老板的贪婪、面对着上级的压力，他只有一条路可走。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曝光 / 吕志勇著. 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0.6

ISBN 978-7-5104-0971-4

I. ①曝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79410 号

曝光

作 者: 吕志勇

策 划: 李连利

责任编辑: 连 慧

封面设计: 青华视觉

版式设计: 韩东坡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秦光中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33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10 × 1020 1/16

字数: 230 千字 印张: 15

版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0971-4

定价: 26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6899 8638

目

Contents



Chapter 1 形势严峻

1. 重大新闻 / 001
2. 忙乱的早晨 / 008
3. 赶往县城受训 / 010
4. 乱中出错 / 012
5. 迈步进县委 / 015
6. 书记教导 / 016
7. 张无闻其人 / 019
8. 绝不卖车的乡长 / 021
9. 处理意见 / 022
10. 各显其能 / 025
11. 率性的人 / 027
12. 还是丢人了 / 029
13. 携手搞开发 / 031
14. 应酬不断 / 034
15. 亟待开发的景区 / 036
16. 要挖祖坟 / 038
17. 美景喜人 / 040
18. 必须帮老杨 / 041
19. 李蓝的伤心事 / 044
20. 会见初恋情人 / 045

Chapter 2 百转千回

1. 四下出击 / 049
2. 秘密会议 / 051
3. 文化活动 / 054
4. 民营现状 / 056
5. 李爽发家史 / 058
6. 职工要闹事 / 064
7. 哥俩大不同 / 067
8. 乡间地头 / 070
9. 病房里的阴谋 / 072
10. 高飞并不坏 / 074
11. 上省城谈判 / 076
12. 各有手段 / 078
13. 喜忧参半 / 081
14. 交易 / 086
15. 爱情左右键 / 088
16. 钢铁厂的愁人事 / 089
17. 小玉寻短见 / 091
18. 得遇高人 / 095
19. 官经 / 096

Chapter 3 风生水起

1. 本是受伤人 / 099
2. 不声张的结婚登记 / 101
3. 记者团来景区 / 102
4. 优抚款 / 106
5. 矿井出事了 / 109
6. 高飞要投资 / 113
7. 李蓝出事了 / 115
8. 偏偏是他相救 / 117
9. 医院里的三个女人 / 118
10. 土地证件 / 123
11. 再闹别扭 / 125
12. 有心机的女人 / 127
13. 温馨的家 / 130
14. 书画 / 131
15. 神秘短信 / 135

Chapter 4 十面埋伏

1. 县长教导 / 139
2. 再起波澜 / 143
3. 令人生气的电话 / 146
4. 车间失火 / 148
5. 原来是预谋 / 150
6. 名声随想 / 152
7. 高飞贪小便宜 / 153
8. 三人组 / 159

9. 黑豆乡的春天来了 / 164

10. 街头见闻 / 167
11. 彭娜去医院 / 172
12. 嫉恨的味道 / 177
13. 一套房子 / 181
14. 书记询问 / 185
15. 亲姊热妹 / 189
16. 市委书记接到揭发信 / 195
17. 蹊跷的拍卖会 / 199
18. 缠人的女经理 / 201

Chapter 5 拨云见日

1. 真的要出事 / 207
2. 矿井又出事 / 209
3. 分居 / 210
4. 邂逅 / 212
5. 满城风雨 / 213
6. 惊心动魄 / 216
7. 水落石出 / 218
8. 以静制动 / 220
9. 四面楚歌 / 224
10. 一切都原谅了 / 229
11. 明理的大嫂 / 231
12. 决心已下 / 233
13. 结局 / 234

Chapter 1

形势严峻

1. 重大新闻

“出事了！”张无闻在电话里夸张地喊叫着，乡长李蓝用刀片划割玻璃般的声音说：“你总是慌里慌张，谁的老娘要改嫁呀？看你着急的样子，一辈子难成气候！”

张无闻并不顾忌李乡长的揶揄，在电话里急促地说：“黑豆乡要出名了，中央电视台！可能要上中央台！”李蓝的脑海里顿时划过一道蔚蓝色的闪电，瞬间的眩晕击得他猛然一脚就把车急刹在了隧洞口。

中央电视台？这也太悬乎了吧？

本来李蓝是很能沉住气的，但这次的篓子实在太大了。国家级的媒体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倏忽间，一种来路不明的恐惧在内脏里撞击、回旋，让他觉得五脏俱沸，异常憋闷，似乎有一股气体急欲破腹而出。虽然他狠狠地骂了张无闻几句，但还是能明显地感觉到腹内的那股气还在毫无头绪地四处回旋，无法排遣，而且，最令他哭笑不得的是，竟然无缘无故地放了一个响屁。

“晦气。”他小声地骂着。

他忽然被自己的这种“无能”表现逗乐了，苦笑着盯着太行大隧洞洞口，黑黢黢的洞口仿佛大山的眼睛，此刻也一动不动地盯着这辆银灰色的吉普车。

乡打字员小玉被他这种反常行为吓住了，捏着鼻子默默地坐在旁边，大气都不敢出，生怕自己一个细微的响动会惹恼乡长，打乱他的思路。

小玉看到李蓝无助地把头仰靠在座椅上，想给他一些精神上的安慰，便默默地把手伸过去，摸了摸李蓝放在挡位上的手，一股冰凉的感觉瞬间传递过来。小玉低声宽慰他：“别生气了……也许没有那么严重。”说话间，她弯着身子向前跨到副驾驶位置上，利落地从工作台上拿出“红塔山”，抽出一支放到李蓝嘴上，“啪”地打着打火机，李蓝被动地点着香烟，木然地猛吸两口，然后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他左手拿烟，右手握着小玉娇小而柔嫩的手，不停地揉捏，心里想着纠缠不清的烦恼事。直到小玉发出“哎呀”一声，他才意识到捏疼了小玉，慌张而心疼地松开了自己强壮的手，无助地望了小玉一眼，接着颓然地扬起头，死死地靠着座位，一口接一口地猛吸烟……

一有重大事情，张无闻总是顾左右而言他，说话像撕树皮，一绺一绺地往下揪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在渲染气氛，实际上，稍微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张无闻是被吓懵了。

耐着性子戴着耳机听完了张无闻的汇报，李蓝才知道，原来是开发区占地的事情被农民们捅到了中央电视台。

张无闻用“捅”字很形象地表达了农民的行为。李蓝面前立刻呈现出这样的画面：一位老农用一支捅火用的长火箸捅在了写有CCTV字样的火药桶上，而火药桶上正站着中央电视台的记者，记者手拿包着毛茸茸外衣的长柄话筒……我的娘啊！说不定国家主席也要看黑豆乡的爆炸性新闻哩！我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小乡长，如何能承担得起这惊天巨响？！

李蓝经过片刻冷静的思索后，一把折断了香烟，捻灭烟头，指示张无闻：“你赶紧调查一下，是哪个狗日的搞的鬼，幕后黑手是谁？”

“是高飞。”张无闻立刻就告诉了他。

“又是他！这个该死的文物贩子。”李蓝气恼地把拳头狠狠地砸在了方向盘上。汽车喇叭在他愤怒的砸打中发出凄厉的叫声，这响声在空旷的山谷里显得愈加响亮。

副驾驶位置上的小玉用指甲掐了一下他的胳膊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闹鬼啊？”李蓝这才意识到自己把喇叭按响了，急忙把拳头从喇叭按钮上挪开。



他发动车子，在夜幕中向山下疾驰。银灰色的吉普车在曲折逶迤的蛇形山路上显得有些孤单。黑黢黢的大山张开窄瘦的臂膀，拥抱着李乡长和他的吉普车。

他打亮双闪灯提示过往的车辆，可此时在山路上是很难遇到一辆车的。一明一灭的车灯，映衬着大山的冷清、幽深，加上山路曲折，吓得小玉一句话也不敢乱说。她知道，李蓝思考的时候，是最嫉恨别人说话的。这时候，李蓝看起来似乎在全神贯注地开车，可小玉知道，他是遇到难以解决的头疼事了，否则，李蓝是不会这么沉默的。

此时的李蓝处在了安静的思考状态，就像在湖水里游泳。只有不断地清洗自己的思路，他才能把事情捋出个头绪来。李蓝总会不停地抽烟。若是在平日里，他抽烟一多，小玉总要嗔怒地白他一眼，他就会装作赖皮般地傻笑。可此刻处于非常时期，尽管他一支接着一支地抽，小玉也不敢出声，生怕干扰他的思路。

吉普车一路飞奔，小玉几乎不敢扭头看窗外。清冷的山路，在雨夜就更让人胆寒。

小玉担心他不专心开车会出现事故，最终还是没话找话地说：“你慢点开，再大的事情，也要等到了乡政府再研究不是？”李蓝没有接小玉的话，而是驾驶着三菱吉普沿着山路急急地往回赶。每到一转弯处，白亮的车灯光束照耀之处，满眼尽是盛开的桃花。小玉想转移他的思路，低声说：“可惜了这桃花谷的美景啊！”

“还说呢，如果不是为了开发，我至于遭这罪吗？来桃花谷，我不也是为了开发的事吗？开发区的事情，最后受益的还不是老百姓？干点事，咋就这么不叫人理解呢？”李蓝有点气愤地说。

“是啊，甭说这满山的桃花了，光谷里那么多的冰窟，就让人看不够。可咱不宣传谁知道啊？”小玉顺着他的话说。

李蓝点点头，心里盘算着，片麻岩、石英岩、石灰岩组成的不同时代的太古、远古、古生代山体断面，简直就是一座天然的地质博物馆。到太行冰山的原始森林里畅游，呼吸清新湿润的山风，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啊！大山随时张开臂膀欢迎游客寻胜觅芳，可是别人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啊！

这一天里李蓝一心惦记着如何搞好宣传，本来心情挺好的。临了临了，被张无闻突然“报道的新闻”给全部破坏了。

“你说你一个乡长，才多大官？咋就没一点私人空间。”

李蓝气恼地看着手机，说：“这手机简直就是催命鬼，只要一响，准有事。”

虽然黑豆乡是穷乡僻壤，但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总是缠着他，好像他就是个八宝囊，随时装着妙计。乡里的同事从来不向书记杨柳成汇报。

回到乡里，已经是夜里2点多钟，李蓝直接来到二楼的办公室。张无闻一骨碌从桌子上跳了下来，详细地介绍起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“一共来了两名记者，上午9点钟进村的。他们自己开车，车上也没有‘CCTV’的字眼。穿衣打扮也很普通，短袖衬衣，蓝牛仔裤，拿着话筒也不是很牛。”

李蓝打断张无闻，说道：“你是在写小说呢，还是在讲评书？老改不了这股酸劲儿。说重点！”

张无闻这才简要地介绍重点：北京来的记者到很多老百姓家中跟踪采访，虽然是采访，但看见高飞引着他们一家一家地上门，活像狼引着老虎进了鸡圈。那高飞，嚣张得不得了。

“怕是真的要闹腾大了。有的老百姓还给记者下跪了。”张无闻担忧地擦着脑门上的汗。虽然刚满40岁，但张无闻的头顶已经光秃秃的了。

李蓝立刻想：下跪文化可真是老百姓的传统法宝。李蓝能想象出来，镜头里老百姓下跪的情节，一定是很感人的。但事情紧急，容不得他多想，点上一支烟，李蓝示意张无闻继续说下去。

“肯定是有人撺掇的，他们还让记者采访了二傻他娘。记者还说：‘大娘，您应该是这次最配合占地的人了。’你听听这话，多讽刺人！丢死人了！”

李蓝没有埋怨张无闻未及时向自己汇报，山里没有信号，他自己清楚。刚开始到山里一看手机没有信号他还得意呢，以为终于可以清闲半天了。没想到就这半天，黑豆乡发生了巨大变故。李蓝忽然感到手机就是个无形的关系网，连着你我他。离开了手机，现在的人就像在黑夜里漫无目的地行走，没有了手机，就会变成聋子、瞎子。



“看他们的穿戴，普通得很，不像大记者。”张无闻忽然怀疑地说。

只要看到李蓝，多大的事情张无闻都不再担忧，像被人欺负的小孩看到家长一样有了依靠。

“是你全程陪同的？”

“可不咋的，让谁去谁都不去，说我是管宣传的。你说，我又不是宣传部长，凭什么让我一路丢人？”张无闻忽然委屈起来。

“不会是假记者吧？”小玉在边上适时地插了一句话。

李蓝不置可否，但他心里也想着，这年头假记者可不少，莫不是高飞弄了个假记者来糊弄大家？按理说这小子也不该有这么大的能耐，但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李蓝接过张无闻递过来的记者名片，回头看一眼小玉指示道：“你上网查查，先弄清楚再想对策。”

小玉猫一样悄没声息地出门向右拐，急急忙忙到文印室上网查看去了。李蓝转头问张无闻：“杨老头什么态度？”

“他呀，早躲起来了。”

“老滑头。”李蓝轻轻地嘟囔着。他端起杯子要去接水，张无闻急忙拿过他手里的杯子向饮水机走去，边走边说：“谁说不是呢。”

杨柳成是书记，他怎么能躲呢？出了事，杨柳成一定又该装病了。这老头一遇到难剃的头或者揪心的事就装聋作哑。

“这次，我看你能躲到哪儿去。”李蓝突然恶狠狠地说，“中央台？哼！你不出面才怪。”县长出面能不能摆平都不一定呢。你老杨想装傻恐怕不行了。

张无闻低声说：“还不是觉得开发区是你一手弄起来的，想看你的笑话！”李蓝想了想，问：“你真觉得他是这样想的？”

“他肯定是这样想的，全乡谁不知道开发区是你一手建起来的。”张无闻梗着脖子说。

张无闻忽然诡秘地又说：“你说会不会是老杨捣的鬼？”

李蓝怔了一下，眼睛转了转，对张无闻说：“你先去看看小玉那里什么情况。”

李蓝一个人坐在屋子里，陷入了无意识状态。难道真的是杨老头搞的鬼？

但他立刻就否定了。杨柳成还没有糊涂到砸自己饭碗的地步，出了丑，他是一把手，难以摆脱干系的。那么会是谁呢？自己一心想给老百姓谋福利，可这样那样的烦心事太多了。这次竟然惊动了记者，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过去这一关。

他开始胆寒，他知道自己属于没娘的孩子，一点后台也没有。杨柳成不但原先是县长的秘书，而且他二哥在省里的关系相当复杂，难道是他搬动了这些关系？可这样做他从中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啊！

李蓝不愿意相信，自己这么快就会被敲掉。自己这才上台几天啊，命运不会这么不济吧？哼，想搞掉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况且还不到换届的时候。即使你杨柳成想推卸全部责任，我看也没那么简单。

转念一想，也许真的不是杨柳成。但仅仅一个高飞，一个普通的、有着种种劣迹的老百姓，就能请动中央台的记者？可无情的事实摆在这儿，不相信也不行啊。

坐在办公桌前，他指甲缝里都啾啾地透着凉气，疲惫从毛孔里悄悄溜出来大口地吸着气。

黑豆乡的这个开发区，原先就是散乱的铁矿开采区，矿主们大都气粗胆壮，也一直没有人管理。此矿区正好处在乡政府所在地黑豆村，所以就显得格外耀眼。李蓝上任之初就着手治理矿区，目的是为了给乡财政减轻点压力，对矿区集中管理，增加收费力度，他亲自弄了个桐木板，用油漆刷成白色，用很标准的宋体写上“山川县黑豆乡经济技术开发区”，挂在了高瘸子伙房的外面，开发区就算成立了。高瘸子是他一手推上去的经济典型，所以高瘸子对此也表示积极支持。

这次是高瘸子要开挖一个新矿区，开矿的手续都齐全，可搞矿石磁选盖厂房需要占用一百来亩地，高瘸子就一家一户地上门做工作，并自己制定了赔款标准，直接把钱送到农民手中。可还是有几个钉子户不同意，坚决不签字。他们说一签字就想起了黄世仁，总之是不签。高瘸子就派人晚上偷偷把这几家的麦子给铲了，用他的话说，“我给你连根拔了，看你还长个球？不让我占，我也不让你种地！”铲地之后，他给李蓝打了个电话，李蓝虽然非常气恼，但事情既然已经出了，而且不支持高瘸子把开发区建立起来撑撑门面，



还真不行。况且自己也是为了多搞些收入，将来为当地老百姓谋福利，于是他就对高瘸子说：“你真是个土匪。既然已经这样了，人家要是找上门来一定要想办法稳住，多赔款说好话。”

李蓝心里也很矛盾。如果不搞这个开发区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发展途径。因为，黑豆乡几乎没有正规企业。虽说以前有个乡机械厂，但后来改成铸造厂，最终也是半死不活。

说起来，在黑豆乡境内，还有一家有50余年历史的国有企业，资格老实力雄厚。只是虽然名字叫“周阳市山川县钢铁有限公司”，企业又位于黑豆乡境内，却和乡里一点关系也没有，甚至和山川县都没有一点关系。它隶属山川县所属的天驼市邻近的周阳市。周阳市原先本来属于天驼地区，后来因发现石油自立门户成了市，国家把山川县钢铁厂划拨给了周阳市。就这样，守着个偌大的国有企业，黑豆乡一点光都沾不上。唯一能沾光的，就是烟囱里的黑烟，它可以肆无忌惮地飘在黑豆乡的上空。

李蓝看到钢铁厂烟囱里冒出的黑烟就气愤，像看着桌子上肥得流油的烧鸡，却只能流口水，动不得，不免生气。

乡里唯一的好处是，山川钢铁厂有条国家投资建设的铁路，依靠这个便利条件，几家私人水泥厂才陆续搬来。

李蓝边走边想，来到二楼的文印室。这里平常就小玉一个人上班，但乡政府所有的文件都在这里打印，谁到了这里都是领导。好在小玉的脾气宛如电影院里的墙壁一样，能吸纳一切声音。换了别人，早卷铺盖回家了。在黑豆乡里工作的男人们，都像刚刚做了结扎一样，胸腔里永远憋着一团邪火，没处发作。见了领导必须要笑得有力度、有深度，唯有到了小玉这里可以摔摔茶缸、狠狠地吐几口唾沫，把小玉房间的白墙上砸出很多雀斑样的黄渍来。

小玉对待所有人总是一句话：“俺啥也不知道。”可李蓝知道，小玉属于头发里藏满温柔、面容下面细胞都在抖动的主儿。

“记者的证件是真的。”

李蓝颓然地往椅子上一躺：“这下真有事情了。”

他蓦地想起就在昨天下午，和几位朋友到山间踏青，看着一路绿油油的麦苗和黄澄澄的油菜在原野里开心地舒展着，竟暂时忘却了现代生活中的喧

闹，回归到了大自然的怀抱。尽情享受田野的淳朴厚实，心里竟是清凉的。

人心竟然这样复杂多变，昨天还是高高兴兴，庆幸自己不再浮躁，今天却遭遇人生的滑铁卢……

2. 忙乱的早晨

当李蓝从纷乱中理出头绪来时，乡政府院内柳树上的乌鸦已经开始吃早餐了。

他走出屋门，迎面碰到乡纪委书记鲁恬林。这是位刚刚40岁的女人，打扮永远是那种职业女性的装束。今天她穿了件灰色的小外套，里面是浅灰色吊带背心，一条黑色的宽裤子，裤脚边绣着两只蝴蝶，翩翩起舞，像要掀开裤脚让人看见美脚一样。

“李乡长好早啊！”鲁恬林拎着个暖瓶声音清脆地和李蓝打招呼。

对于鲁恬林，李蓝是有几分畏惧的。并不是说鲁恬林负责纪检工作，李蓝为官有问题怕她。而是这个女人对谁好像都是一副自然坦荡的样子。永远是一副不怕拒绝任何人，也不怕任何人拒绝的真空人模样。

让她负责纪检，看来上级领导真是慧眼识英才，她天生就是从事纪检工作的材料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传闻她是县委书记常龙的嫡系。

政治上，谁一旦被划定在某个圈子，圈子外的人无法走进去，圈子内的人也总是以一种独特的眼光看别人。

李蓝觉得鲁恬林看自己就代表县委书记常龙在看自己，所以总有一种背上长了肉疙瘩的感觉。急又挠不得，一挠准出血。

李蓝急忙平静地回应道：“鲁书记，你永远是怎么敬业。总是很早就来上班。”

“李蓝，你嘴巧了，当上乡长就是不一样。”

“大姐，你快别寒碜我了！？”

“开个玩笑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和婉村的刘银进是咋回事？这几天老是有群众来反映说他贪污，你熟悉不熟悉？”



李蓝活动活动肩膀，急忙说：“我不熟悉，有没有事，你查查不就知道了？”

“哦，我也就是一问，回头我留心一下。”

说话间，鲁恬林跨步向茶炉房走去。

看着她远去的背影，李蓝的心里麻麻的。多好的一个女人啊，一当干部就这样冷冷清清的。李蓝心里想着，踱步向街上的早点摊走去。

早点摊在东西街最东头一家小饭店的门口。早晨来吃饭的人不多，早点也只有简单的稀饭、豆浆、豆腐脑老三样。油条、包子倒是现做现卖，虽然不太干净，但没有别的可以选择。和乡里食堂比起来，这已经属于上星级了。

乡里的食堂，早晨熬一锅粥，腌一盆黄瓜，堆着满筐的馒头，永远和乡政府的烂楼一样，古板而破旧。不提高食堂饭菜质量，主要是因为没几个人在乡里住，也没几个人在乡里吃饭。所以尽管当初李蓝一当上乡长就想提高食堂饭菜质量，平时眯眼不管闲事的杨柳成却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腐败不腐败，群众看干部。特殊不特殊，吃饭看菜蔬。”

后来李蓝就再也没有提出过改善饭菜质量这件事。好像自己提出来就为了自己一个人眼馋鼻子酸的。那自己这个乡长也当得太幼儿班了。

初夏的早晨，饭菜永远是温乎乎的，一位十七八岁的小姑娘给李蓝端来豆腐脑。李蓝奇怪地问小姑娘：“你什么时候来的，我咋不知道？”

小姑娘低下头没有说话，扭回头望向屋内，老板娘“三老醋”尖着嗓子喊：“咋的了，李乡长，你是要收税呀还是俺侄女端饭烫着你了？”说话间已经来到李蓝桌子前，她摘下肩头的手巾边抹桌子边打趣：“你都啥岁数了，还直眼看着人家小姑娘不放。”说完哈哈大笑。

李蓝被“三老醋”说得不好意思，急忙说：“你这娘们，嘴真不饶人。我就随便问一句。天天来，换了新人还不兴问一句。看你说的，我咋就直眼了？你以为男人都一个德性……”说话间，桌子对面坐下来一位出早车拉砖的三轮车司机，一下要了两碗稀饭，一斤油条。李蓝一看海量的人来了，悄悄地把碗筷往边上挪了挪。那司机抬头看了李蓝一眼，没有说话，把李蓝刚刚要的小咸菜夹起来就吃。李蓝吃包子喜欢吃咸菜。

一看司机那黄黄的牙齿，李蓝忽然没有了胃口，草草地喝了几口豆腐脑，

正要站起来结账，远远地看到张无闻跑了过来。

刚才只顾打趣了，这才想起还有重要事情正等着自己解决呢。

张无闻看到李蓝结账，就站在远处等他。

李蓝走到张无闻身旁，张无闻一脸的焦急，急促地低声说：“杨书记到处找你呢，说县委书记发脾气了。等着你上县里呢……”

李蓝急忙随张无闻向乡政府快步跑去。

远远看见杨柳成已经坐着那辆“奥迪”车等在乡政府门口，右边的门已经打开，李蓝急忙对张无闻说：“你赶紧先下去问问清楚，究竟是谁的关系请动了记者。我和杨书记上县里一趟。”

张无闻点点头，就在准备上车的瞬间，李蓝突然无缘无故地说了句：“等我回来。”弄得张无闻一脸的惊愕。好像乡长是在赴刑场，大有一种英勇就义的慷慨悲壮气息。

李蓝一上车，杨柳成就对司机说：“开车。”然后就奇怪地盯着李蓝看。李蓝被看得不自在，就问：“老杨，咋这样看我？”

杨柳成长叹一口气：“你可真行，家里出这么大的事，竟然找不到你的影子。昨天下午我已经代你受过了。今天上午常书记点名要见你。”

车子在坑洼不平的路上蹦蹦跳跳，一点也不胆怯，飞快地向山川县城跑去。

3. 赶往县城受训

奥迪车内，杨柳成阴沉着脸。

“昨天一天你上哪儿去了？手机竟然无法接通！”杨柳成平淡地问李蓝。

“我上桃花谷了。想看看景区的事情，那里没信号，你知道的。”

杨柳成看了李蓝一眼，语气低沉地说：“你今天可别犯傻啊，昨天常书记可是发脾气了，县里常委都开会了，专门研究这事情呢。我低着头，一句话没有说，咱又给县里丢人了。”

李蓝还是第一次和杨柳成坐在一辆车里，尽管感到非常别扭。但听到这



话，确实从心里感激这位将近五十岁的同事。不管怎么说，昨天自己跑了个没影，人家替自己把该挨的骂全领受了。

李蓝急忙感激地点头，额头上慢慢渗出汗珠。李蓝一着急就爱出汗。他急忙问杨柳成：“罗县长没骂娘吧？”他明明知道县长罗然是部队转业干部，说话办事只要一激动就爱骂骂咧咧，但还是想问杨柳成。谁都知道，杨柳成早年是罗然的秘书。

那一年，杨柳成刚开始锻炼是到春利镇当副乡长，然后转了好几个乡镇，做了副书记、纪委书记，才调到黑豆乡任党委书记，可以说他也是一步步熬出来的。黑豆乡本来是杨柳成的老根据地，他家就是这里的。土生土长的他来到本地任书记，合适不合适的，反正是罗然县长力排众议点的名，别人也就不好说什么了。常书记也不愿意在县长安排自己秘书这一事情上闹别扭。那样就太小肚鸡肠了，况且黑豆乡是个最穷的乡镇。

李蓝问完这句话，忽然感到不该这样问，因为杨柳成不可能对自己说实话。

但杨柳成却对他说：“昨天很奇怪，罗县长竟然不是很生气，他没有表态。”

“那是咋回事？”李蓝看着杨柳成的脸问，“总不会……？”他没有说出来，心里想：总不会是罗县长是想让常书记出丑吧？

“这谁知道，领导的心思咱能弄懂？不过，你要有思想准备，弄不好今天领导要和咱俩新账老账一起算。年前咱们的计划生育拖了全县的后腿，在市里得了个老末。工业就甭提了，一直是尾巴。现在倒好，又出来个中央台，说不定你我要出事呢！”

“不至于吧。”李蓝嗫嚅地说，“咱也是一心办好事。”

杨柳成突然情绪有点亢奋：“叫我说呀，就不该弄那开发区。”因为弄开发区，李蓝没少和杨柳成闹别扭，后来还是杨柳成主动让步，李蓝才得以名正言顺地搞了个试点开发区。说是开发区，其实就是挂了个牌子，该咋样还咋样，不过就是收那些矿主们的管理费有了正当的理由。

后来杨柳成看到李蓝迅速收了不少的管理费，也就任由他弄了。

李蓝听到杨柳成说不该弄开发区，心想你是有好处了不吭声，一有问题

就推卸责任，不免有些心里不快——真像娘们。

“杨书记，我觉得不单单是开发区的问题，主要是那些矿主们太有恃无恐了，仗着有几个钱就胡作非为……”他还想继续说下去，但看到杨柳成萎靡不振的样子，就一点想解释的兴趣也没有了。

杨柳成忽然抽出一支烟递给李蓝，然后捶着自己的膝盖，缓缓地说：“李蓝啊，我多说两句，你听听是不是这个理。咱乡呢，是个穷乡，那些花花哨哨的开发呀，旅游啊，我看暂时还不太适合搞。当然，不是说不应该搞。关键是，咱乡政府大院里上百号人的工资有时都困难，乡财政没钱，你是知道的。你年轻，事业心强，我当老大哥的，全力支持，可你要想想我的难处，想想大家的难处。不是打击你，我年轻的时候，也是心里装着全天下。哎，这个破乡镇，你就是有孙猴子的本事，怕也翻不了天。”

李蓝听着，没有表态。但他还是陷入了深思。也许杨柳成说的没错，李蓝更知道所有的县领导都对黑豆乡不抱任何希望。全县16个乡镇里最穷的一个乡镇，只要不出问题就是最大的贡献。哪个书记不是干几年就走了，来这里任职都是走个过场，一到换届，书记们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找县委领导，可以自豪地夸耀：在黑豆乡那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，我一待就是几年，我说过什么吗？吃的苦不用自己粉饰，都在那儿明摆着呢！

难怪干部们戏称黑豆乡是“补血乡”，谁来这里都是吸几口血，补充到自己体内，然后身强体健地离开，很少有扎下身子要改变黑豆乡面貌的。

李蓝微微闭上眼睛，也不知道自己今天会有什么命运。撤职？调离？都有可能，一切都要由领导的态度和事情闹腾的程度来决定了。

他把头靠在椅背上，心头涌起一阵悲凉，眼圈竟然湿润起来。自己一心折腾，想给黑豆乡补血，图的什么呀？凭自己就能改变黑豆乡的命运？

4. 乱中出错

规律如此，往往越是急，就越容易出事。

二人乘坐的“奥迪”车刚行驶到山川县与城关镇交界的十字路口，突然